

金勇勤 著

根据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同名电视剧改编

奪子戰爭

上海女婿 留守男士

原汁原味 真实展现上海都市风情画

城市悲情 人生百味

催人泪下 深刻揭示人性善良与丑恶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勇勤 著

奪子戰爭

原著電視劇編劇：金勇勤 梁山
原著電視劇策劃：梁山 祁伟礼 金茂 刘道远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惠玉

美术编辑 王晓阳

夺子战争

金勇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6 字数 154,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2686-6/G·416

定价 12.00 元

寄语电视剧《夺子战争》

仲呈祥

上海荧屏，近来好戏连台。由《儿女情长》到《男人无烦恼》，再到《夺子战争》，接连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历来认为，作为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庭的大众艺术，电视剧能否博得广大观众的青睐与欢迎，靠的是艺术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靠的是这历史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贴近民心民情；靠的是艺术家表现这历史内容所采用的形式所达到的审美高度，靠的是这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这便是我们通常讲的思想性要强、艺术性要高。两者的完美结合便造就了一部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儿女情长》、《男人无烦恼》和如今的《夺子战争》的成功实践，都反复印证了这一真理。

《夺子战争》不是重大题材，但确是一部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极有现实意义的感人作品。我们是题材有差别论者，但我们从来就反对题材决定论。题材对一部作品反映的历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虽有不可忽视的联系，但题材却不能决定一部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高低。中外文艺史上的事实反复告诉我们：重大题材在平庸的艺术家那里，可能处理得公式化、概念化，因而缺乏艺术魅力，结果是如茅盾先生所言“糟踏了题材”；反之，即使是平平常常的小题材，在高明的艺术家那里，却完全可能通过精湛的艺术表现开掘出深刻的大主题来，如鲁迅先生的

《一件小事》便是。《夺子战争》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寻常百姓家发生的时有所闻的因夫妻一方出国后婚姻变故在子女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开掘出当今社会在精神文明、伦理道德建设上值得重视的一大主题。这主题，触及万户千家，牵动亿万人心。加上赵有亮、李家耀、白穆、陈奇等真实、真切的表现，使荧屏呈现的生活化的现实故事拨动了广大观众的审美神经和情感纽带。于是，“寓教于乐”在这里实实在在、动声动色地实现了——人们的精神道德受到一次净化、升华。这，便是《夺子战争》的艺术魅力所致。

我极赞赏上海对电视剧创作生产的运行机制的大胆变革——将制作与播出逐步分离。这种变革由于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因而也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事实胜于雄辩，如今从《儿女情长》到《男人无烦恼》，再到《夺子战争》，均出自分离后的制作公司。公司管制作，电视台管播出，大家面对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恐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上海的这一成功经验，同样值得全国借鉴。

（仲呈祥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中国电视》杂志主编）

内 容 提 要

一场战争？

一场“家庭战争”。

虽无硝烟，却处处剑拔弩张、斗智斗勇。这不是战争，又发生在和平的九十年代大上海，然而激烈程度也许超出你的想象。

京剧团琴师乔书铭过着平淡的生活。他忠厚善良，在俞家做女婿已经十年了。因为地位低，收入少，常受岳父俞国良、岳母李彩琴的揶揄。妻子俞雯在合资公司工作，经常在外出差，乔书铭只有将儿子多多作为自己的精神慰藉，父子俩朝夕相处，相依为命。

俞雯与公司经理宋光海关系暧昧，这次终于打定主意，随宋赴美国定居。俞家人秘密为女儿作着出国的准备。但此刻俞雯却心神不安，因为她割舍不下十岁的儿子多多。

俞雯要走了，老实的书铭还以为她是短期公务出国，匆匆赶赴机场送行。他万万想不到，阴谋正在酝酿。俞国良、李彩琴和俞雯设计了一个将多多骗出国去的“夺子计划”即将实施。俞雯此去，和乔书铭是夫妻永别了。

多多是爷爷乔正栋一家唯一的宝贝孙子。听说俞雯跟随情夫出国的沸扬传闻，老乔家洞悉了俞家的企图，立刻召集家庭会议商量对策。两家剑拔弩张，一边要设计劫走外孙，一边要千方百计扣住孙子。一场争夺亲子的大战一触即发……

乔正栋打电话给俞国良，假称要多多在出国前回浦东的爷

爷家聚一聚。俞国良无奈只得放人。老乔家布下天罗地网，决心扣下孙子。千钧一发，这场大战的胜败完全维系在一个人的态度上，这个人就是乔书铭——多多的父亲。

.....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0
第四章	69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02
第七章.....	133
第八章.....	144
第九章.....	158

附 录

专家评述.....	175
创作者的自我感觉.....	181
大学生点评.....	185
市民一句话评说.....	190
企业家观后感.....	195
电视剧《夺子战争》主题歌.....	205

第一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向举世瞩目的上海大踏步走来……

京剧院琴师乔书铭，年过不惑之后，愈来愈憬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古语之警策。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祝酒歌》的欢快旋律，仿佛还回响在耳畔，伴着噼啪作响的喜庆鞭炮，激荡大江南北，震撼神州大地，然而岁月的车轮，轧辗着历史的泥泞和积渫，早驰进了一个奇迹般的新时代，他和妻子俞雯的爱情结晶——聪明伶俐的儿子多多，也已十岁了。

生他养他的大都市上海，不愧为沿海开放城市之龙头的优势，是早就明摆着的。

高耸入云的东方明珠塔已显奇姿，横跨浦江的斜拉桥又添雄貌，纷争瑰丽的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雅洁美观的住宅小区错落有致地四布八方……

处处在变，家家在变，人人在变，就连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中的气息，似乎也在变。

急速变化的生活，搅动了人心中的一潭死水，生存竞争的激流日益加速，愈来愈汹涌澎湃。

人们的生活水平随之悄悄好转，同时也渐渐拉开了距离。即使是往日关系很亲近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彼此半斤八两难分高低，由于各显神通的过海本领不同，有无仙术，决定了

自己的命运，到头来竟会出现天壤之别的差距。

醉人的春风，像一把硕大无形的梳子，将卸下冬装的远东大都市上海，梳理得不同往常的壮美，使它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姿，令人惊叹不已它巨变之神速。

复兴西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早已一片翠绿，形似巴掌的新叶，密密匝匝、挤挤挨挨地高挂枝头，在略略显得有些沉闷的夜风中婆娑摇曳。

中等身材的乔书铭，并不稀少但也不浓密的头发微微有些卷曲，憨实的长方脸上，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使他显得十分普通的身子骨透出一股文弱之气。他骑着一辆黑色半新旧的凤凰28寸自行车，身前的横档上斜坐着头戴红白相间瓜皮帽、一脸聪颖稚气、又显得很顽皮的儿子多多，他不时地揪着自行车龙头上的不锈钢双铃，发出清脆的“嘀铃铃……”声响，两只活泼的眼睛，闪烁着富于幻想的光芒。

“多多，前面又没人，你揪什么铃？”俞雯侧脸张口，声音银铃般地动听。她骑着一辆紫红色的永久26寸女式自行车，和丈夫乔书铭并驾齐驱着。她有一张姣好的鹅蛋脸，如黛的双眉细而长，淡淡入鬓，一对凤眼熠熠闪光，眼角虽有细细的鱼纹，但并不明显，配上她窈窕身材，比实际年龄要轻好几岁，确实会让同龄女性羡慕，这种天生的丽质，使岁月的风霜破例留情，不曾过多侵蚀其绰约的风姿。

今夜，这对夫妇携儿子，应邀到一个刚买了新房的人家作客，自进门起，就看傻了眼，真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瞧什么都新奇，心底翻腾着欣羡的热浪，自愧不如得无地容身。

坐落于复兴西路一条幽静支路上的新近竣工的商品房，式样别致，色彩鲜艳，着实令人喜爱。

按地址登上楼去的俞雯，满脸惊羡地对丈夫和儿子“啧啧”叹慕不已，双眼含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心憾。

三楼左侧的一个安全门内，女主人闻电铃声启锁，满面春风地迎接着客人。

“啊，这么多房间，太好了！太好了！”活泼伶俐的多多进门，面对三房一厅，并附盥洗室和厨房，总计近百平方米的宽敞、豪华的新房，欢喊着东张西望，活蹦乱跳，回身对父母睁大了羡慕不已的眼睛：“爸爸，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住这样的房子啊？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

一条浑身雪白卷毛的法国名种巴儿狗，见有客来窜迎上前，扑随着不住嘻嘻哈哈逗引它的多多，又舔、又拜，摇尾大献殷勤。

“多多，你这么喜欢咪咪啊！”女主人娟娟，一个身穿闪闪发光，镶着精致花边的玄色时新睡袍的四十光景妇女，将涂着鲜红指甲油的纤细白皙的指头点着自己的宠物，翕动着同样涂得鲜红的两片薄薄的嘴唇：“阿姨可以送给你，一会儿回家把它带走吧！”

“不行，不行！”俞雯不待儿子乐得不知怎样应声，立刻婉拒自己初中同学，几十年一直保持联系的小姐妹一片好意：“这条狗几千元钱呢，开什么玩笑！”

“阿雯！”女主人收敛起瓜子脸上的笑容，眨巴了几下涂得像熊猫般的、化妆得有些过头的杏眼，那显然是开刀拉了口子的双眼皮上面，两条画得浓浓的蚕叶眉之间，也拧起了小小的疙瘩，显得有些认真的口气中不无炫耀地说：“你这话太没数了，我王娟娟可不是插队江西当老俵那会了，现在，几千元钱算什么……”说着，她把俞雯从乔书铭身旁拉到一边，指指自己柔软

闪亮的睡袍内高高耸起的酥胸，附耳道：“你看，我到医院做了手术，两只乳房里塞了水袋，现在样子多好看，我现在这位迷得我要死！就为了垫胸，我光私下里悄悄塞给医生的红包就几千元。”随即，又大声不屑地笑起来重复着：“现在，几千元钱算什么？！”

“毛毛雨，毛毛雨！”最近和娟娟正式结婚的丈夫，张口露出两颗金牙，伸出戴着粗大戒指，熠熠闪着金光的枯手，理着油光锃亮的头发，从起居室步出来大大咧咧地接口：“还不够老子夜里搓几圈麻将呢！”

“哦，这是我先生。”娟娟向俞雯和乔书铭微笑呶嘴，显得颇为得意。

“来来来，客厅里坐，客厅里坐！”娟娟的丈夫指着40多平方米的敞亮客厅大声嚷着：“阿娟常常说起你们，很想会会，所以今夜一笔生意都没心思去谈，给老子回头掉了！”瘦长得像电线杆似的男主人，干瘪、苍白的脸上，一对精明的眸子滴溜溜转着，不时朝身材比自己妻子更娉婷、面容也比自己妻子更姣好的俞雯瞟去。

“嚯，这么大一个客厅啊！”俞雯不待落座窗下造型别致，皮质上乘的米黄色大沙发，环顾着在花纹细巧的水晶吊灯四射明晃晃光亮下，映出苹果绿立邦漆所涂饰的平整四壁，以及光洁感舒适宜人的汇丽地板，情不自禁地感叹着：“这完全可以作舞厅开舞会了！”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男主人咧嘴紧接着俞雯的话说：“我和阿娟看中这套房子买它下来，不瞒你们说，就是想在这里派‘篷嚓嚓’的用场！”他说着，竟心痒痒地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了几步。

“哦哟，你这个猪头三，真十三点！”娟娟随手在丈夫肩上亲昵地打了一下。

“十三点?加上你廿六点!”男主人随即在娟娟丰腴的臀部狎昵地拍了一巴掌:“我们当时不是这样商量的嘛!刚装修好,你就急煞不及地请来一批舞搭子跳过两场了。”说着,他涎着笑脸转对俞雯,顺便带着乔书铭,“下次约个时间,请过来跳,大家热闹热闹!”

面对眼前初次见面粗俗毕露的男主人,俞雯一时不知回答什么好。乔书铭则竭力掩饰厌烦之情,微微摇着头,推了推秀琅架眼镜推却着:“可惜我不会。”

“不会叫你太太教嘛!”男主人又来了劲:“跳舞最便当不过了,你们这种知识分子,脑子不要太灵光,保险一学就会,真的,真的!”他说着,突然想起:“只顾讲话,香烟都忘了递,来来来!”随即从笔挺的毛涤西装裤袋中,掏出一包万宝路,用熏得蜡黄的拇指和食指抽出一支。

不待对方递上烟来,乔书铭就摆着双手:“我不会抽。”

“是吗?”男主人向亮丽的俞雯睁大了质疑的眼睛。

“他是不吸烟的。”俞雯证实道。

“少见,少见,市面上实在少见!”男主人啧啧连声,语气难辨褒贬。

“人家不会,你这是干什么呀!”娟娟学着胡传魁斥责刁德一的流腔,上来斜了一眼丈夫,然后自己却夺过那支烟来叼到嘴上,拿起茶几上一只精美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吞云吐雾地抽起来。

“不抽烟,那就喝咖啡。”男主人说着,朝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的敞亮厨房走去,拉开装潢考究的食橱玻璃门,学着电视中的广告语:“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

“就你们俩,买这么大的房子,住得过来吗?”惊羨之余的俞雯,这样问着自己暴发户般腾达的同学,“这得化多少钱呢?”

“42万，加上5万装修费，一共47万。”娟娟扬眉喷吐了一口烟，颇为自得地回答，“来，你们来看看！”说着，她扭着花纹斑斓宽皮带缠绕的腰，将客人带到朝南的二间起居室，“我和他一人一间，有分有合。”她甚为洋派地指着装潢得富丽堂皇，硬件和软件都是最时新的房间，实为炫耀，装作征询地问：“怎么样？”

“啧啧啧”俞雯睁大了凤眼，不住地咂巴着湿润的双唇：“一级了，还有什么说的？真像是到了五星级宾馆嘛！”

“这套家具是意大利式的，最配我胃口，化了4万多元。”娟娟指着房里造型奇异，木质细腻的橄榄色床、柜、橱、桌、椅娓娓道，“隔壁那套是美国进口的，配他胃口，价钱嘛，比我这套还贵一点，你们去看看。”边说边引客人从相连的内阳台门，通过摆满龟背竹、巴西铁树、马蹄莲等盆花和盆景的一个类似植物暖房的内阳台，到自己丈夫的起居室。

呈现在俞雯和乔书铭眼前的又一个房间，格调和氛围又和刚才出来的房子迥然不同，豪华中更显得浪漫和新潮，面积倒是相等的。

“后面还有一间，来，跟我来看看。”女主人不待客人们对自己丈夫的排场阔绰的居室惊羨过来，忙又趿着软缎绣花拖鞋，朝大庭另一端走去，推开雕花木门，引进自己的同学和丈夫。

此刻映入俞雯和乔书铭眼帘的是一间书房，紧挨墙的玻璃大立柜中，放着一部部崭新的中外文学名著，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曹雪芹、鲁迅、巴金、曹禺的作品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墙一侧，还挂着一幅刘海粟画的红梅国画立轴。

这个房间的陈设，和刚才所见的两个房间的摆设，绝然不同得令人生疑是否同一个主人。

“我就喜欢看书，以前在江西插队，借都没处借，现在……”

“现在要我买这么多书，你又根本不看，摆摆样子，装装门

面，就怕人家说你没读过什么书！”男主人进来抢白着妻子娟娟。

“我会看的，慢慢看，现在上了点年纪，记性差了，前看后忘记，不慢慢看还行？”娟娟辩白着。

“看你个骨头，整天一空下来就要我陪你逛商店、下馆子，你还有闲心看书？给我省一百二十省！”男主人咧嘴数落着娟娟，“喏，还非要我买这幅国画，这哪有油画好，不依你吧，又要和我板面孔！”

“你懂什么？刘海粟不要太有名哦！”娟娟转对俞雯，想拉自己的同学作同盟军，以壮反击的声势，“阿雯，你说对吧？”

“呃……”俞雯一下愣住了，她不太懂国画，但听乔书铭说起过画家刘海粟，这会儿自己同学怎么把海粟之粟，错念成栗子之栗呢？准是读白字了，不由看了一下脸上和自己挂着同样表情的丈夫，向娟娟“唔”着，表里不一地颌首称是。

“你看，对吧，对吧！”娟娟立刻得意地向丈夫眨着媚眼，显示自己的文化品味高于对方的优越感来。

“好了，好了，刘海粟再有名，他的画老子有钱就可以买下来，他神气活现个屁啊！”男主人不服气地咧咧着，“来来来，喝咖啡，喝咖啡！”他向俞雯和乔书铭，直朝客厅里请。

一个劲地在客厅里逗引着卷毛狗的多多，额头已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早端起茶几上的热咖啡来，津津有味地喝着，并“哈”、“哈”地喘着粗气，动人的小脸蛋上，漾开了可爱的笑容。

俞雯端杯喝着咖啡，她的表情不同率真的儿子，虽一口一个“味道真好”地回答热情的主人，但心里却有些不是味道。她看看自己毫无装饰的打扮，上身的灰两用衫还是自己母亲一件法兰绒大衣改做的，和眼前娟娟衣架上华丽的行头比较，脸上泛起相形见绌的阵阵红晕……

乔书铭则比俞雯更感到不是滋味，他没想到，自己妻子的同

学竟是如此俗不可耐的小市民，并嫁了个如此胸无点墨，流里流气的暴发户，他真后悔盲目地随俞雯来参观这一套新宅。在主人的一再催促下，他只稍稍泯了一口咖啡，只推说怕影响夜里的睡眠而任其在茶几上凉掉，最后被儿子多多贪婪地喝个杯底朝天。

经济地位的变化，无形中会引起人际关系微妙的变化，尽管俞雯没感到今非昔比的娟娟，对自己有丝毫的冷淡，但不同寻常的热情之中，总使她因自愧不如的莫名失落感而引起浑身不自在，所以，没坐多久，便借口多多明天还要一早上学，而起身告辞。

“把咪咪带回去！”娟娟对多多笑道。

“不不不，阿娟”俞雯恳切地谢辞着自己的同学：“多多有了它，还读得进书啊？再说，我的家可比不得这儿，你又不是不知道！”

娟娟听了这两句话觉得很实在，就不再执意赠犬给多多，和丈夫把客人们送下楼来，说着欢迎下次再来之类的告别话，目送自己同学一家子消逝在苍茫的夜色中。

二

生活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市民心理承受力和适应性因人而异，各不相同。

性格谨严的乔书铭，与其说思想缺乏准备，不如说适应能力微弱。他的心情，不时被四周烦嚣的空气，搅得有些浮躁；他的心灵，也时不时地被身边繁复的人事，磨得有些粗糙。

他所从事的京剧，虽被誉为国粹和民族文化的瑰宝，但在势不可挡的经济大潮冲击下，演出市场萎缩，显得很不得景气，加上剧院领导更迭，同行相互倾轧，自己又毫无心计，根本不是人家

明争暗斗的对手，好事绝对轮不上他，倒霉时刻“柿子要拣软的捏”古谚总在他身上显灵，所以，在单位里很不顺心，要不是万不得已，他实在不愿意在那儿消磨时光，而回家来埋头练基本功，或整理一些剧目的曲谱，等待有朝一日施展身手。

然而，家也并不风平浪静，和他一门子进出的紧邻，是他居室上下左右，出了名的古怪人家。邻人们因为不和这一家合用厨房与厕所，尽可以避而远之，唯有他及妻儿，因和这一家合用厨房与厕所，不得不随时承受古怪脾气的折磨，麻烦总像影子似地跟踪不休，搞得十分头昏脑胀。

每天，只有到了夜籁人静时分，他那不时为无端的怅惘所袭扰的心，才会渐渐安宁，犹如风雨后经过澄滤的秋水，倒映着云影天光，透着如镜的清澈。

但是，今夜却一反常态，他的心绪很糟，好像一叶漫无系泊的孤舟，载着他在生活海洋波峰浪谷不息地颠簸。

窗帘缝隙透给他的一角夜空，缓缓移动着厚重的阴云。慢慢地，淅淅沥沥的雨声变得哗哗啦啦，悒郁而执拗地宣泄着，使拥挤的屋子，愈显闷热，令他躁动的心，更加烦闷。

他辗转床侧难以阖眼，看了看躺在自己身边的妻子俞雯，见她较好的鹅蛋脸上一对凤眼虽已闭成一条线，似已睡着，但通过伴随她并不均匀的呼吸，那饱满胸部微显异常的起伏，以及修长秀美的大腿时曲时伸，他推断她和自己一样，因今夜同携儿子外出作客归来，和人家相形见绌，天壤之别的比较，心态不觉失衡而久难成眠。

唯有已上初小三年级的多多，此刻在衣橱边日拆夜搭的小钢丝床上，早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那无邪的童心，或许正驾风舟，泛云海，在探索宇宙的奥秘呢！

同床共枕的乔书铭和俞雯，各自克服了乱世小民的无尽烦